

# 第 一 编

## 马 克 思

预想的东西，然而是以另外  
一种形式实现的东西

关于使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摆脱  
其神秘化的一部著作的构想

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卡尔·马克思 1858 年

# 第一章

## 在黑格尔那里 马克思应当改造什么？

### （黑格尔辩证方法中合理 的东西和神秘化的东西）

对这一章标题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立即作出回答：马克思在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时，应当克服和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出发点，而应当抓住和保存摆脱唯心主义的辩证方法本身。正如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的，在黑格尔的方法中马克思最注意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因此我们首先研究一下黑格尔是如何解释这一方法的。

应当说明，我们准备完整地叙述和评价黑格尔的全部方法，不准备研究这一方法的一切方面，而只是研究它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是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构想时所必须考虑到的。

下面在第二编，我们将简要地研究一下黑格尔在《自然哲学》（《哲学全书》（1817年）第二部分）中叙述自己的自然哲学观点时所运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因为这种研究是为了分析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所实现的（虽然是未完成的）构想和计划所必须的。

因此，我们不想全面阐明黑格尔关于辩证方法的观点及其在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中的应用，我们认为，读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根据评述性的著作和原著更详细地了解黑格尔的学说。

## 第一节

### 黑格尔的《逻辑学》

#### 它的叙述的出发点

#### 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

黑格尔在他的主要著作《逻辑学》（1812—1816）中详尽地研究和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对它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大家都知道，这部著作也叫做《大逻辑》以区别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黑格尔《哲学全书》的第一部分《小逻辑》。有时这部著作还称为《逻辑学》（大写字母的）。

正是因为马克思和列宁的构想中首先出现黑格尔的这部著作（下面我们将要谈到这些构想），所以我们从它开始研究有关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某些问题。

黑格尔在《逻辑学》“导论”的末尾写道：逻辑“一般分为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但是更确切地说，它有以下三个部分：1. 有的逻辑，2. 本质的逻辑，3. 概念的逻辑（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48页）。对《逻辑学》的这种基本划分及其一般结构，列宁用唯物主义观点作了解释（参看列宁《哲学笔记》第355页），列宁指出，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示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等）。这就是黑格尔依次叙述的三个学说的真正的内容：1. 存在论，2. 本质论，3. 概念论。

实际上这就是说，认识（“概念”）是按照《逻辑学》的叙述进程，从直接的东西，即从最简单的和最基本的、内容最贫乏的东西（现有的存在）开始，上升到比较复杂的和间接的、内容丰富的和隐藏在这些原来的、直接的东西背后的东西（本质）。这种上升运动，正如下面我所看到的，恰恰是黑格尔称之为辩证方法的基础。

研究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即认识的上升运动，可以分

解为几点来研究。首先自然是出发点问题，即全部叙述，全部认识运动应当从何开始的问题。因此，黑格尔把《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作为《逻辑学》第一编《存在论》绪论的标题是毫不奇怪和完全合理的。在结论的开始写道：“要找出哲学中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这种意识是近来才发生的，而且困难的理由和解决困难的可能，也有过多方面的讨论”（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 51 页）接着黑格尔解释说：“开端必须是……抽象的开端……；它于是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必须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倒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此，它必须直接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所以开端就是纯有”（同上书 第 54 页）。

这就是黑格尔对作为“最单纯的逻辑的开端”的科学的出发点的理解。

黑格尔关于科学开端问题的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黑格尔说：“那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必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同上书，第 77 页）关于黑格尔这一原理列宁评注说：“听起来很象唯物主义”（列宁《哲学笔记》第 107 页）

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的思想，黑格尔在自己的其他著作中也曾指出过。因此，尽管他关于逻辑和真实的历史过程的观点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之上的，但是他毕竟正确地理解了现实的哲学史（科学认识史）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次序同逻辑结构的各个阶段的次序大体上或基本上是相符的。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逻辑就是体现在其主要发展中的哲学史（认识史），而哲学史就是体现在其具体历史发展中的逻辑。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有人会以为哲学在理念里发展的阶段与在时间里发展的阶段，其次序应该是不相同的，但大体上两者的次序是同一的”（《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第 34 页）。

列宁在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时指出了这一思想的实质

“看来，黑格尔是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己发展和全部哲学史联系起来。这给整个逻辑学提供了又一个新的方面。”（列宁《哲学笔记》第 117 页）与此相适应，列宁强调指出：黑格尔“在哲学史中着重地探索辩证的东西”（同上书，第 273 页）。

黑格尔在发挥关于科学的出发点时，说明了自己对于逻辑和具体科学之间的相同之点与差别的看法。他指出：“直接的意识也是科学中最初的和直接的东西，即前提；但在逻辑中则以……作为纯知的理念为前提。逻辑学是纯科学，即全面发展的纯粹的知”（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 53 页）。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确定了自己对黑格尔这一说法的态度：“第一行是荒谬的（“逻辑是纯粹的科学，也就是说”）；第二行是天才的”（“全面发展中的纯粹的知识”）（《哲学笔记》第 103 页）。这里的加重号是列宁加的。

黑格尔在阐明什么是逻辑的开端时，强调指出：“无论在天上、在自然中或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东西不同时包含直接性和间接性，所以这两种规定不曾分离过，也不可分离……”（《逻辑学》上卷，第 52 页）。

列宁针对这段话指出了唯物主义地改造黑格尔原理的途径，即使黑格尔的方法摆脱神秘化的途径。这就是：“（1）天——自然界——精神。打倒天：唯物主义。

（2）一切都是经过中介（Vermittelt），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打倒天——整个世界（过程）的有规律的联系”（《哲学笔记》第 103 页）。

列宁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满是关于绝对的各种呓语，并找到了可以把黑格尔学说倒置过来，即使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摆脱神秘化的手段：“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读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学说是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说，我大抵抛弃神、绝对、纯粹观念等等”（同上书，第 104 页）。

## 第二节

### 科学认识的运动和科学的方法 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其范畴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黑格尔所理解的科学方法问题。他在《逻辑学》“导言”中写道：“为了使逻辑的枯骨，通过精神，活起来成为内容和含蕴，逻辑的方法就必须是那唯一能够使它成为纯科学的方法。在它目前所处的情况下，是很难看到一点科学方法的（《逻辑学》上卷第 35 页）。

接着，黑格尔说，对于那唯一能够成为这一科学方法的阐述，“则属于逻辑本身的研究；因为这个方法就是关于逻辑内容的内在自身运动的形式意识”（同上，第 36 页）。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科学的方法对于它的内容和对象来说，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而是运动（自己运动）和发展中的内容本身。黑格尔说明，他在自己逻辑体系中所遵循的方法，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个体系在它自身中所遵循的方法，在细节上还可以有所改进，但他认为这个方法是唯一真正的方法。“从这个方法与其对象和内容并无不同看来，这一点是自明的；——因为这正是内容本身，正是内容在自身所具有的、推动内容前进的辩证法。显然，没有一种可以算做科学的阐述而不遵循这种方法的过程，不适合它的单纯的节奏的，因为它就是事情本身的过程”（同上，第 37 页）。列宁批注：“科学认识的运动。——这就是实质”（《哲学笔记》第 81 页）。

那末，黑格尔称之为辩证的（科学的）方法，又是如何起作用（“工作”）的呢？换句话说，包含在科学认识运动中的实质是如何表现的呢？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黑格尔对这一运动的出发点，即应该成为科学开端和科学本身开端的東西的理解。黑格尔强调指出，应该

成为开端的東西，“不能是一个具体物，不能是在本身以内包含着一种关系那样的东西”，——黑格尔解释说——“因为那样一个东西，其前提就是从最初的东西到一个他物的中介和过渡，从那里的结果就是变成了简单的具体物。但开端不应该本身已经是一个最初的东西和一个他物，一个自身里面就有着一个最初的东西和一个他物那样的东西，便已经包含着一个已经发展了的东西了。因此，造成开端的東西，开端本身，在它的单纯的、未充实的直接性中，必须被当作是一个不可分析的东西，即被当作有即全空（《逻辑学》上卷第 60—61 页）。

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科学正是应当从“抽象的开端”开始，而不能直接从本质自身，从研究对象本身开始，因为这个对象不是别的，而是上面所说的那个空的有。因为“正是应该在科学的进程中才可以得出什么是研究的对象，而不能在科学以前就假定它是已知的”（《逻辑学》上卷，第 61 页）。

总之，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认识（科学）运动从抽象的和直接的东西，即从空的开端开始，并朝着逐渐充满的、间接的东西的方向发展，朝着把抽象的东西变成具体的东西的方向发展。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比简单的直接性更多的东西，是某种具体的，某种包含着不同规定的东西。说出和描绘出这样一个具体的东西，是一个有中介的运动，这个运动从一个规定开始，并过渡到另一个规定，虽然一个规定仍然要回复到前一个规定（关于我们所强调的黑格尔这句话，下面回过头来再谈）；同时这是一个不可以是任意的运动。黑格尔写道：“因此，在这样的说明中，将从什么来开始，那却不是具体事物本身，而仅仅是简单的直接物，运动便是从这直接物出发的。此外，假如把一个具体物造成开端，那么，被包含在具体物中的各种规定，它们之间的联系所需要的证明，也还是缺少的”（《逻辑学》上卷第 64 页）。

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唯物主义解释黑格尔这些思想，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特点〉序言》（手

稿)中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表达出来的。而从自己的出发点——空的有开始的科学认识(科学)的运动的内部机制是什么呢?黑格尔强调指出:“开端是有,而不是其他什么,这是开端本身的本性因此,为了进入哲学,纯有既不需要其他准备,也不需要别的思考和线索”(同上书,第58页)。

黑格尔接着说:但是有将过渡到无,“这个什么还是无,而且它应该变成某物。开端并不是纯无,而是某物要从它那里出来的一个无;所以有便已经包含在开端之中了。所以开端包含有与无两者,是有与无的统一;——或者说,开端是(同时是有的)非有和(同时是非有的)有”(同上书,第59页)。

这样一来,黑格尔就推引出生成(发展)的概念,根据黑格尔的定义,生成(发展)就是有与非有的统一。他说,开始的东西,既是已经有,但又同样是还没有有。所以有与无这两个对立物就在开端中合而为一了;或者说,开端是两者无区别的统一。由此黑格尔得出如下结论:“于是,开端的分析,产生了有与非有的统一的概念……”(《逻辑学》上卷,第59页)。

通过所指出的有与非有的矛盾开始了科学认识运动,这一运动是从它的出发点,即开端开始的。而科学认识运动是按照从原初的抽象的东西上升到具体的东西的次序进行的,这是黑格尔方法的最重要的特点。但是,如果认为这一方法在黑格尔那里只限于运用抽象和具体的范畴,那就不正确了。相反地,围绕着抽象和具体的范畴,更确切地说,围绕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集聚着辩证法的一些概念、范畴和规律。例如,如果说把“存在”

(*Sein*)看作是这一运动的基本阶段,它表现为直接现象领域,表现为比较抽象的、内容贫乏的范围,而“本质”则表现为在其中隐藏着的、内在的本质的方面,表现为比较具体的,内容丰富的范围的话,那末在黑格尔学说第一部分同时也是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起作用的范围,而第二部分则是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的规律起作用的范围。黑格尔说,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应

的。恩格斯在谈到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时写道：“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只当作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它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是整个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可怕的虚构”（《自然辩证法》第 46 页）。

至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范畴问题，我们只想谈一谈其中一些某范畴，即“概念论”中阐明的一些范畴。恩格斯写道：“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这就是全部《概念论》在其中运动的三个规定。在这里，从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上升运动，并不是在一种样式中，而是在许多种样式中实现的，黑格尔经常以个体到种和属的上升运动的例子也说明这一点”（《自然辩证法》第 204 页）。

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使马克思感兴趣的是在普遍中发现特殊和个别。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明了理性的辩证性的特点，即理性“产生一般，并将特殊包括在内”（《逻辑学》上卷，第 4 页）因此，黑格尔认为，逻辑不仅仅是抽象的一般（普遍），而是在自身中包含了丰富的特殊事物的一般（普遍）（参见上书，第 41 页），黑格尔在发挥这一思想时写道：“真正无限的普遍的东西自身既是特殊性又是个别性；它作为特殊性是首先要仔细考察的”（《逻辑学》下卷，第 272 页），而个别性已经由特殊性建立了；特殊性是被规定的普遍性（参见上书，第 288 页）。

黑格尔就是这样阐明了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统一，它象一根红线贯穿着《概念论》的第一部分：主观性。这一部分的第一章《概念》就是从下面一段话开始的：“现在这里所要考察的这种普遍的概念，包括三个环节：普遍，特殊和个别……所以那些环节的每一个都既是整个的概念，即被规定的概念，又是概念的

一个规定（《逻辑学》下卷，第 266 页）。

接着，黑格尔从普遍、特殊和个别相互联系的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判断和推理。他在普遍、特殊和个别的范畴（规定）中表达了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运动（发展），即整个人类和科学思想的发展。

### 第三节

#### 科学认识的结果同其开端的一致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出发点，即开端在科学认识的前进运动中，即科学认识所经历的道路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黑格尔回答说：“前进运动就是回复到根据 回复到原初的和真正的东西；被用作开端的東西就依赖于这种根据，并且实际上是由根据产生的（参见《逻辑学》上卷，第 55 页）。

黑格尔举例说，意识在它的道路上，就是从直接性出发，以直接性作为开端，追溯到绝对的知识作为它的最内在的真理。于是，这个最后的东西，即根据，也是最初的东西所从发生的那个东西，它首先作为直接的东西出现。所以，对于科学来说，重要的东西并不很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的東西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东西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这就是说，必须把那样的东西，即运动回复到它那里，也就作为回复到它的根据那里去的东西，当作结果来看。黑格尔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思想（认识）的运动（发展）过程的，他指出，最初的东西（开端）又同样是根据，而最后的东西（结果）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然而，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黑格尔接着说，“离开开端的前进运动，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東西仍然是一切后继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前进运动并不仅仅在于推演出一个他物，或过渡

到一个真正的他物；——而且只要这种过渡一发生，这种过渡也同样又把自己扬弃了，所以哲学的开端，在一切后继的发展中，都是当前现在的、自己保持的基础，是完全专留在以后规定的内部的东西”（参见《逻辑学》下卷，第 56 页）。

黑格尔解释说，开端的规定性是一般直接的和抽象的东西，它的这种片面性，由于前进运动而失去了；现在，开端将成为有中介的东西，于是科学的前进运动的路线，便因此而成为一个圆圈。——同时，这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即那个造成开端的東西，因为它在那里还是未发展的、无内容的东西，在开端中将不会被认识到，只有在完全发展了的科学中，才有对它们完成了的、有内容的认识，并且那才是真正有了根据的认识。

但是，黑格尔预先说明，正是因为结果只是作为绝对的根据才出现的，所以这种认识的前进不是什么暂时性的东西，也不是有问题的和假设的东西，“而必定是由事物和本性的内容规定的”（参见《逻辑学》上卷，第 57 页）。

列宁摘录了黑格尔这句话，并划了几条线加以强调，在这句话的旁边批注：注意，强调它的重要性。（参见《哲学笔记》第 104 页）

后来，列宁指出，黑格尔把“开端”问题同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解释联系起来。“一切推论、一切分析的开端，——这第一个前提，好象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不完全的’了，于是就产生了论证它、‘引伸’（ableiten）……它的要求，结果便是：‘这似乎是要求对无限的、向后的倒退加以论证和引伸’……——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来，新的前提在向前推进……”（同上书，第 249 页）。

列宁这样地叙述了黑格尔关于科学思想的“开端”和由它引伸出来的进一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观点。因而还应该提及列宁从黑格尔著作中摘录的一大段话，其中实质上展开阐述了黑格尔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观点。由于这段话对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完整地加以引用：“认识是从内容进展到

容。首先这个前进运动的特征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运动用某种新的规定性丰富了它。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因此，不应当把前进的运动看做从某一他物到另一他物的流动。绝对方法中的概念，保存在自己的异在中，普遍的东西保存在自己的特殊之中，保存在判断和实在中；在后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不断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了什么，丢下了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物，使自己的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转引自《哲学笔记》第 249—250 页，译文略有修改）。

列宁指出：“这一段话对于什么是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哲学笔记》第 250 页）。

根据上面所讲的，黑格尔得出如下结论：“因此，最丰富的东西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而那个使自己回归到最单纯的深处的东西，是最强有力的和最囊括一切的”（参看《逻辑学》下卷，第 549 页）。

列宁在旁批中写道：“注意这点：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哲学笔记》第 250 页）。黑格尔在说明自己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时，总括起来说：“在以后的规定中，每前进一步离开不曾规定的开端时，也是后退一步靠近开端……”（《逻辑学》下卷，第 550 页）。很显然这里，所谓“越来越近地向开端的返回”应当理解为对这一开端的真正意义和内容的更深入的揭示。因而，最初看来可能是相异的东西（如后退论证开端，以及向前继续规定它），而实际上都是汇合在一起的，都是同一的。这样一来，黑格尔终于获得了形成一个圆圈的方法。

列宁摘录了黑格尔谈论方法问题如下的一段话。实际上《逻辑学》最后一章（标题为“绝对理念”）都是关于方法的。黑格尔写道：“方法是仅仅与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它因此就是单纯的自身关系，这个关系即有。但这现在又是充实了的有，是以概念理解

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同时又绝对对内涵的总体那样的有”  
（《逻辑学》下卷，第 551—552 页）。

列宁在旁批中写道：“注意辩证方法和‘充实的存在，即充满内容的和具体的存在的联系’”（《哲学笔记》第 251—252 页）  
列宁就是这样地揭示了黑格尔关于从抽象（作为开端的空洞的存在）上升到具体（充实的存在）的方法的说明。

在《哲学全书》（《小逻辑》）的最后部分（《绝对观念》）的一章中，黑格尔对他所阐述的辩证方法（他称之为思辨方法）做了简要的说明。他所理解的“思辨方法”就在于在对立面的统一（同一）中把握对立面。思辨思维（及方法）的实质就在于把握矛盾，在于自身这种矛盾。

黑格尔把这种思辨的（辩证的）方法分为下列三个环节：

(A) “开端。这就是存在或直接性；它是自为的，简单的理由因为它只是开端”（参看《小逻辑》第 424 页）。

(B) “进展”。进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在理念的进展里，‘开端’表明其自身还是自在的东西换言之它是被设定的，中介性的东西，既不是存在着的，也不是直接性的”（参看《逻辑学》下卷，第 425 页）。

(C) “目的。惟有在目的里，那相区别的事物才被设定为象它们在概念里那样”（同上书，第 426 页）这种表现无限递进中的矛盾，只有在目的里才得到解决。这里，黑格尔指的是有差别的双方的关系发展到它原来的那个样子，即发展到矛盾自己本身。“目的的达到只是消除了误认开始似乎是直接的东西，而理念似乎是最后成果那种假象——这就达到了‘理念是唯一全体’的认识了”（参看上书，第 427 页）。

总之，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的前提是连结成一个圆圈的三个环节：(A) 开端，(B) 进展，(C) 目的之间合乎逻辑的联系。

黑格尔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见，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参看上书，第 427 页）列宁在《哲学笔

记》中摘录了这句话（参看《哲学笔记》第 257 页）。在这里，列宁还摘录《小逻辑》中其他一些话：“意义在于全部运动。”在这句话的旁边，列宁加了批注：“妙极了！”并划了三条线，接着又摘录了如下一段话：“内容即是理念的活生生的发展……我们前此所考察过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对于绝对的一种写照，不过最初仅是在有限方式下的写照”（《小逻辑》第 423 页）。

列宁特别注意黑格尔从分析和综合的关系的观点对辩证方法的评价。黑格尔说：“哲学的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这倒不是说对这两个有限认识方法的仅仅平列并用，或单纯交换使用，而是说哲学方法扬弃了并包含了这两个方法。因此在哲学方法的每一运动里所采取的态度，同时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哲学思维，就其仅仅接受它的对象、理念，听其自然，似乎只是静观对象或理念自身的运动和发展来说，可以说是采取的分析方法。这种方式下的哲学思考完全是被动的。但是哲学思维同时也是综合的，它表示出它自己即是概念本身的活动”（同上书 第 424—425 页）。

列宁在“在自己的每个运动中”这几个字下面加了重点，并在整个这句话的旁边划了两条线，批注说：“好极了！”（《哲学笔记》第 257 页）列宁还在这句话下面的一句话旁边划了两条线，并加了旁批：“非常好！而且非常形象”。

在此之前，在《小逻辑》中关于分析方法曾经这样说过：抽象和具体具有直接关系。黑格尔说：“分解那给与的具体内容，孤立化其中的差别，并赋予那些差别以抽象普遍性的形式；或者以具体的内容作为根据，而将那显得不重要的特殊的東西抛开，通过抽象作用，揭示出一具体的普遍、类、或力和定律。这就是分析的方法”（《小逻辑》第 412 页）。

与此同时，列宁批注说：“哲学全书第 227 节——卓绝地叙述了分析的方法‘分解，‘现存的具体的’现象——‘赋予’现象的各个方面以‘抽象的形式’并且‘分出’——‘类或力和规律’……和它的应用”（《哲学笔记》第 253—254 页）。

在谈到应用分析方法还是应用综合的方法时，黑格尔反对那种流行的说法，好象这只是我们随心所欲的事。“但事实上却并不如此。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要认识的对象本身的性质，才可决定在两种从有限认识的概念产生出来的方法中，哪一种较为适用”

（《小逻辑》第 412 页）

《绝对理念》这一章，乃至整个《逻辑学》是以黑格尔如下的指示作为结束的：“作为最后结果的纯粹真理，也就会成为其他某个领域和科学的开端。在这里只需要指出这个转化。

正是因为理念把自己设定为纯概念与其实在性的绝对统一，从而把自己列入存在的直接性，所以作为具有这个形式的整体来说的理念就是自然界”（参看《哲学笔记》第 252 页）列宁在最后一段话加了旁批：“从理念转化到自然界……”（同上书 第 252 页）

接着 列宁解释说：“逻辑学最后一页……上的这句话，是妙不可言的。逻辑理念向自然界的转化。唯物主义近在咫尺。恩格斯说得对，黑格尔的体系是颠倒过来的唯物主义”（同上书 第 252 页）在这段笔记的旁边列宁指出：小逻辑（哲学全书）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存在着的理念就是自然界”。由此可见，两部逻辑学——大逻辑和小逻辑，黑格尔都是以理念向自然界的转化的指示做为结束的。

在这之后，列宁在总结自己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时 他把辩证的方法问题作为主要的东西加以强调。他写道：“极妙的是：关于‘绝对理念’的整整一章，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差不多只有一次偶然漏出了‘神的’‘概念’），此外——注意这点——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而是把辩证的方法作为自己主要的对象。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还有一点：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而是事实！”（同上书 第 253 页）

现在，我们自然要研究一下黑格尔是如何把从抽象上升到具

体的方法应用于自然科学，确切些说，应用于自然哲学领域的。

#### 第四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的批判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学说最早的著作之一是 1843 年的手稿，在这部手稿中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某些章节。批判了这部著作中黑格尔阐明国家观点的那些章节。后来，这部手稿称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73 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出，将近三十年以前，他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这毫无疑问是指这部手稿。恩格斯在他的传记性文章《卡尔·马克思》（1869 年）中写道：“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但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09 页）于是马克思转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之后，就开始研究这一科学。

现在，我们想着重研究一下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所指出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有关。这就是黑格尔在阐述该科学时谈到关于出发点的选择问题。下面在阐明马克思探寻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即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时，我们将会提到这一点。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写道：“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4 页）。

让我们来比较详尽地研究一下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的批判，这个批判是针对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这部著作中所使用的这一方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 年）这部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批判。过了十年之后，马克思在着手上面提到的 1857—

1858 年的经济学研究时，正是从证明蒲鲁东关于“工人货币”的观念是不能成立的这样一点开始的。

在《哲学的贫困》中我们将要研究的是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里表明了马克思对蒲鲁东所阐述的黑格尔方法的批判态度。同时，马克思主要涉及到黑格尔方法的外在方面，有时甚至是术语方面，这是因为蒲鲁东首先是借助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外在方面。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蒲鲁东完全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既然唯心主义者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他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唯心主义者就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寻找这些思想的来历了。接着，马克思问道：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是怎样（当然是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产生这些思想的呢？

马克思回答说：“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以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相结合——安置、对置、结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05 页）。

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而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这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马克思把上述最后一句话称为天书，并总括起来说：“这就是措词的含意……是脱离了个体的纯理性的语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维的普通个体，而正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同上书，第 105 页）。

进而，马克思对客观的或者说绝对的唯心主义，即用黑格尔精神解释的没有个体的理性，展开了批判，并对黑格尔的所谓否定之否定继续进行分析。马克思表明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一切